

法新社自
巴黎报道

《苏丹总统批评苏联和古巴》

合众国际社说尼迈里对苏古和埃塞俄比亚的攻击，是一位在法国土地上的国家元首对一个外国所作的最尖锐的谴责之一

【法新社巴黎五月十七日电】题：尼迈里访问：苏丹总统批评苏联和古巴

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尼迈里将军星期二（十七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猛烈批评苏联和古巴在非洲推行“殖民化的新形式”。

他还谴责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他说：“它们完全投靠了苏联。”

利比亚 尼迈里总统说，苏联正在利比亚建立一个武库和基地，他说，这些基地是由控制着空军多数的苏联专家们领导的。

他还说，苏联将能随时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这个地区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苏丹总统庄严地宣布，他的国家“现在和将来都站在厄立特里亚人民及其要求自决权利的事业一边”。他说：“我呼吁所有国家

客观地和合乎逻辑地看待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事业，以便它能获得自由与独立。”

关于埃塞俄比亚，他说，亚的斯亚贝巴政府“现在是处于莫斯科的监护下”。他还说，门格斯图中校在访问莫斯科时，他自己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利用苏联人来实现其在这个地区的战略。

这位苏丹国家元首最后说，非洲人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是接受外援来解放安哥拉。

【美联社巴黎五月十七日电】苏丹总统尼迈里今天说，他的国家感到受到了苏联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大大加强军事力量的威胁。

尼迈里在正式访问法国的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抨击了苏联在整个非洲进行的阴谋、颠覆和推行的“新殖民主义”，并说，非洲的温和国家应

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威胁。

尼迈里谴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辜负了利比亚人民的信任，“让利比亚成为苏联手中的玩物，苏联正利用它来扩大苏联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和势力”。

他说，利比亚的军事基地网和大量苏联武器储存都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的直接控制之下，俄国专家还控制着利比亚由一百多架海基屋楼喷气战斗机装备起来的整个空军。尼迈里说，这些军事力量已实际上使利比亚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殖民地。它包括一些尖端武器，俄国人可以随时部署这些武器来为他们在非洲的政策服务。

尼迈里又说，这些军事力量的加强，“苏联是不花一个钱的，因为什么都是利比亚人付的钱，包括武器的储存和利比亚技术人员的训

练。”

“由于执行了这种政策，利比亚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已完全孤立起来，而一度野心勃勃想当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卡扎菲却什么也没有当成，反而成了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搞破坏和分裂的家伙。”

尼迈里说：“在整个非洲，苏联正在竭尽全力来操纵一些非洲国家，并把它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它们。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他们在推进非殖民化的幌子下给某些国家以军事援助，然后以进步的名义和以结束殖民主义为借口，对这些国家施行霸权。”

【合众国际社巴黎五月十八日电】外交分析家说，尼迈里对苏俄、古巴和埃塞俄比亚的攻击，是一位在法国土地上进行访问的国家元首对一个外国所作的最尖锐的谴责之一。

外电外报评苏五月十四日反华文章

安莎社说这是毛主席逝世以来苏对我措词最激烈的攻击

战时代”。

《真理报》在一篇重要的克里姆林宫政策声明中告诫说，如果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同北京合作反对苏联，就能避免“受到中国军国主义的攻击”，那就是上当受骗。

【安莎社莫斯科五月十四日电】《真理报》这次的攻击是去年九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来苏联报刊对北京所进行的措词最激烈的攻击，这看来似乎表明，克里姆林宫对中国新领导集团会促进同莫斯科的政治和解的希望已经破灭。

在这次攻击的同时，北京也提出了新的指责。

【路透社莫斯科五月十四日电】苏联今天呼吁西方领导人不要给予中国以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支持，因为北京正在准备一场“全球的新屠杀”。

共产党《真理报》的一篇显然具有权威性的文章中所发出的这一呼吁，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以来苏联

对中国领导人所作的最长的、最直率的攻击之一。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月十五日发表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述评，题目是《亚历山德罗夫认为，经过七个月的时间，由“和解”走向“诀别”》，摘要如下：

苏联对于毛泽东逝世后确立了权力的华国锋体制一直寄予了“中苏和解”的期待，但是以十四日《真理报》发表“亚历山德罗夫论文”为契机，断定在现阶段这一政权已经不能成为和解的对象，全世界一直在注目着的“中苏和解”变成了一场空梦。

去年九月九日前中共主席毛泽东逝世后，苏联认为这是“中苏和解”的一个机会，而利用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一天，在《真理报》上刊登了呼吁对华和解的亚历山德罗夫论文。但是，华政权肃清了江青等“四人帮”，今年四月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巩固了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七日电】

题：芬兰总统抵莫斯科

芬兰总统吉科宁应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邀请，今天抵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

在飘扬着苏芬两国国旗的伏努科沃机场欢迎吉科宁的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以及其他苏联官员。

吉科宁、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乘车在摩托车的护送下前往指定给贵宾下榻的宾馆。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七日电】

题：苏芬会谈

苏联和芬兰会谈已于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芬兰方面参加会谈的是芬兰共和国总统吉科宁。在会谈中，就广泛的苏芬关系问题全面地交换了意见，会谈是本着相互谅解精神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参加会谈的人满意地指出，两国的睦邻关系正在良好地发展，一九四八年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旧顺利地成为这种关系的牢固基础。他们讨论了进一步发展苏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的原则性方针。双方讨论了并达成协议要签订到一九九〇年的发展和加深苏芬之间贸易经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长期计划。

还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中的重要问题。双方满意地指出，缓和紧张局势和缓和的趋势在世界上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他们重申打算争取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这一进程，彻底实现全欧会议最后文件所包含的原则和协议。他们特别重视在欧洲北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加强和平，确保安全和发展合作的问题。

作为毛泽东路线的正统接班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对苏攻击的调子。因此，苏联也加强对华政权的批判。

去年十月在《真理报》上呼吁对华和解的亚历山德罗夫，从那时起仅仅七个月左右就一变而恢复了对华攻击。这只能说，苏联向全世界表示它和以华国锋政权为对手的“中苏和解”的幻想已明确地宣布诀别。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十五日刊登该报驻莫斯科记者江川的报道：

苏联关于“中国的军国主义”的这种见解，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但是，这篇论文在批判中国的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的侧面，是证实苏联对下述情况存在着一种危机意识：即，由于最近美苏关系冷却、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陷入停滞状态等，使苏联一直推行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处于踏步不前的状态。苏联对于中国利用缓和紧张局势的停滞状态，而开始加强同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抱有警惕，而警告西方各国要看清中国的真意。尤其是在实际上正试图接近中国的国家中，同美国、西德相并列，列举了日本的名字，这可以解释为苏联意识到了由于米格飞机事件和渔业谈判等问题而正在冷却中的日苏关系。

塔斯社报道
《芬兰总统抵莫斯科》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月十四日电】（记者：沃利斯）苏联今天自中国党主席毛泽东去年逝世后第一次同中国恢复了全面论战。

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以两版的篇幅对毛的接班人进行了辛辣的攻击。文章署名为亚历山德罗夫，据认为这是党中央一名委员的笔名。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篇文章是自毛逝世后关于中国问题的最激烈和最具有权威性的声明。

西方外交官员们从《真理报》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克里姆林宫现在已放弃了它在毛逝世后曾一度抱有的同中国和解的希望。

这一点在四月二十二日在一定程度上已变得明显起来，那天，中央委员会书记齐米亚宁在纪念列宁诞辰的一篇讲话中指责北京并未改变其强硬立场。

这些外交官说，他们认为，苏联人也许决意最后结束九个月论战缓和期的一个原因，是扎伊尔危机高潮期间北京对莫斯科进行了极其剧烈的攻击。中国人指责苏联人策划了对那个非洲国家的入侵。

【美联社莫斯科五月十四日电】《真理报》今天指责中国想“把人类不仅拖回到冷战时代，而且拖回到热

葛罗米柯到日内瓦将同万斯会谈

万斯会谈中的重要性
法新社说葛罗米柯现在强调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他同

【塔斯社日内瓦五月十七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今天到达这里。

他在机场对报界人士说：“我们很高兴再次来到日内瓦，明天将在这里签署禁止为了军事目的和其他任何敌对目的而利用影响自然环境的手段的公约。”

葛罗米柯接着说，根据早先达成的协议，“我们将在日内瓦同万斯会晤，以便讨论近东问题和继续进行不久前在莫斯科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举行苏美会谈时开始的交换意见。”

【法新社日内瓦五月十七日电】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今天到达这里，以便明天开始同美国国务卿万斯会谈，他一来就表明，同万斯的会谈在策略上有变化。

使在机场等候的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葛罗米柯到达机场时发表的讲话几乎完全是谈需要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协议。葛罗米柯只是在回答一位苏联记者的问题时说，他还要同万斯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葛罗米柯强调他即将同万斯会谈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这就表明苏联的立场有变化，苏联以前强调日内瓦会谈着重谈中东问题。

一些观察家们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葛罗米柯准备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中东问题会谈联系起来——只要他对前一个问题感到满意，那么对后一个问题是可以迁就的。

另一种看法是，葛罗米柯认为他同万斯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谈不可能取得好结果，因此认为先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有好处。

观察家们说，葛罗米柯强调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他同万斯会谈中的重要性，这似乎是苏联立场的一个彻底变化，苏联迄今的态度是，强调中东问题是会谈的中心方面。

西德《明镜》周刊
评 论

《令人不安的信号》

说卡特想在美欧联盟中重建美国总统的威信遭到欧洲伙伴的怀疑

【本刊讯】五月九日出版的第二十期西德《明镜》周刊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令人不安的信号》，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认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对于我们自己的良好前途是重要的”。这些天，卡特表示，因此他“主张欧洲各国之间、特别是欧洲共同体有一种密切的相互关系”。

白宫新主人的这些话听起来很熟悉，因为卡特总统在其任职的头一百天以后所想出来的关于华盛顿同欧洲盟国的关系的话，在许多人看来就象是他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和福特不得不作的口头上的表示。

但是，上星期为在伦敦同卡特进行第一次首脑会晤作准备的欧洲共同体的各政府首脑，已经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另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卡特想在联盟中重建美国总统的威信，这种威信自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以来日益遭到美国的欧洲伙伴们的怀疑。

疑。他和他前任不同的是，卡特对欧洲人意见不一致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一位布鲁塞尔的高级官员说：“在欧洲把许多球踢来踢去的游戏对卡特是没有吸引力的。”

关于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解释的辩论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卡特对大西洋彼岸的关系选定了哪个方向。卡特的道义要求在欧洲共同体各国首都，遇到了长期就抱有的对华盛顿的老大哥基本上保持独立的幻想。

特别是在波恩，施密特总理必须考虑一下，他的德美特殊关系这一对外政策原则是否还符合现实。这位美国总统在进入白宫后不久，就指责波恩人，说他们通过同巴西的交易支持了核技术的扩散，这种技术能使不稳定的国家不久拥有核武器。

波恩人感到惊慌失措。因为德国总理的论据是，向巴西提供八个核电厂、一个浓缩铀的

装置以及一个重新提炼核燃料的装置是符合不扩散条约的法律条款的。施密特总理说，另外，如果德国人现在收回签字，那就不会再有任何国家同波恩签定条约了。

在华盛顿这种论据是得不到理解的。卡特对一些欧洲记者说：“不得不作出的严格区别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美国虽然不想阻止第三世界国家得到核能源，但不应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

在波恩，施密特总理坚持他的权利。在巴黎，法国政府倒取消了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核

美苏代表十七日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合众国际社日内瓦五月十七日电】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今天已经恢复，两国代表会谈了两小时十分钟。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沃恩克和苏联首席代表谢苗诺夫以及他们的助

电厂的一个条约。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今年年初停止了向欧洲提供铀。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的谈判者几个月来为恢复供货而努力。

美国对联邦共和国拖延了四百公斤高浓缩铀的供应。迄今为止，卡特才批准供应其中的五公斤。他在可想见的最为不利的时刻冲击了欧洲人。

专家们认为，到八十年代中期欧洲人才能将其对能源进口的彻底依赖减少到可容忍的程度。布伦纳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阶段”。在这之前欧洲人必须同卡特达成某种安排。

在首脑会议开始前不久，卡特准备作出一个姿态，并宣布，他今后将批准恢复向欧洲共同体提供铀。

手，为国务卿万斯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从明天开始的三天会谈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次会谈是目前这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以来的第一百八十次会谈。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十四日电】

《真理报》今天发表了伊·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北京：打着反苏主义旗号破坏国际缓和的方针》，文章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苏维埃国家一直不变地奉行同一切国家和平、友好和睦邻的政策。苏联为和平和国际安全而进行的一贯的努力的斗争，博得了我党和我国人民的深深尊敬，得到了世界进步公众的支持。

但是，和平和缓和的敌人没有放下武器。中国现领导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一道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使国际局势尖锐化，企图使人类回到不仅是“冷”战而且是“热”战的时代。

北京继续进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但是，问题不仅在于反苏，而且在于，中国首领们企图打着反苏旗号来破坏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使世界局势极度尖锐化。

不久前中国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而中共现主席华国锋在五月一日发表了关于这一卷的文章。华在这篇文章中宣布中国新领导忠于毛的对内对外政策，民族主义、大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方针。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首领大肆夸耀忠于毛的思想和事业，而把反苏主义和军国主义宣布为自己的纲领和长期目标。

对于西方某些活动家的惊人浅见不能不感到吃惊，他们被反共主义的偏见蒙蔽到如此地步，竟然看不到毛政策对他们本国人民的巨大危险。

中国在得到美国、西德军界工业

塔斯社转播苏《真理报》五月十四日反华文章

《北京：打着反苏主义旗号破坏国际缓和的方针》

界集团、得到法国、日本、英国某些垄断资本赞许而进行的导弹核竞赛，并不仅仅对苏联和其他同中国毗邻的国家造成威胁，而且对普遍和平的事业造成威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放射性尘埃不是落到了日本、美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吗？

从一切迹象看来，某些西方集团不去清醒地面对事实，却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以为能使自己摆脱北京的扩张主义，使它转向另一方。他们忘却了不久前历史的痛苦教训，即姑息侵略者对于“姑息者”自己以及对于普遍和平来说都变成了一场浩劫。

谁不知道，中国已多年进行着全国“备战”运动。中国经济正在按照军事方式改造，让军火工业占优先地位。美国、西德、日本和其他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军界一工业界集团头目看到这点，都积极讨论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可能性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列北京的反苏攻击喜形于色，而对北京其他真正扩张主义的言论却充耳不闻，并忍不住同北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人：中国首领的这种方针是威胁谁的？是针对谁的？

北京的霸权主义者扭转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做

法，绝不是认为美国或日本是自己的朋友。现在，他们想利用这些国家反对苏联，但在将来，有可能的话还想打击这些国家。

被中国新领导引进毛选第五卷的毛泽东的某些著作，难道谈的不正是上述目的吗？

某些西方活动家怂恿毛分子进行军事准备，竟天真地认为中国军国主义的利剑不会触及他们。

未必应当忘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官方人士公开地、毫不掩饰地为世界性屠杀辩护。况且，准备打仗的方针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国的新宪法上。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明火执仗的军国主义的某种宣言。凡是受北京反苏诅咒迷惑的人，不妨更清醒地评价一下它实际上触动所有国家的利益和破坏和平事业的政策。

北京用“任何时候都不当超级大国”等说法来打掩护。但是中国首领的全部思维与行动方式都推翻了这种说法。他们公然无视关心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人民的夙愿，反对一切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做法。这是不应忘记的。

把世界推向战争的总战略体现在北京的实际政策中。

这首先表现在北京喋喋不休地咒骂缓和，千方百计地反对缓和。中国领导鼓励西方国家右派活动家

卖力地反对缓和。在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前不久访华时，北京领导人要他们相信，“缓和对人民来说是麻醉剂”。

最后，中国领导企图挑起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他们支持反动的复仇主义势力（这些势力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在相应的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中固定下来的边界），就是一例。

试问：北京打着反苏主义旗号来抵制缓和和裁军这件事难道只关系到苏联吗？难道维护和平与发展国际合作会给苏联比给别的国家，其中包括那些十分卖劲地妄图同北京进行无原则的反苏交易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吗？不，绝不。所有各国人民、所有国家（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怎样）都需要和平。

北京的扩张主义说明，它对自己能够通过和平建设道路来解决迫切的问题缺乏信心。于是把赌注押在战争上，押在世界大火上，希望那些世界大国在战争中被焚毁。北京鹰派用这样一种幻想来聊以自慰，即，由于人口众多，在核战争中，中国多少能够保全下来。

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经济、它的工业和武装力量离现代化水平还差得很远。因此，北京首领不光彩地想把其他国家人民和其他国家推入新的世界战争深渊，如人们所说的，想借别人之手火中取栗的图谋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如果对北京的狂妄政策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以至于使危险发展成招致毁灭的程度，那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为举行公民投票作准备

巴基斯坦议会通过修改宪法法案

【路透社伊斯兰堡五月十六日电】可靠人士说，胡尔部族人今天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沙漠城镇桑加尔抗议拘留他们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帕加罗皮尔，结果同警察发生了枪战。

这些人士说，武装的部族人封锁了通往帕加罗皮尔的故乡桑加尔的所有公路，结果同警察发生了冲突，至少有五人被打伤。

观察家认为，如果同胡尔部族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举行过起义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发生对抗，布托总理的政府今后可能遇到严重问题。

同时，可靠人士说，巴基斯坦的政治暴乱持续不断。

据另外一些可靠人士说，在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巴盟的示威者同警察发生殴斗。

为了为布托提议的在九月底举行公民投票做准备，政府今天通过了修改一九七三年宪法的法案。

这项法案是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这项法案还

不让巴基斯坦各高等法院审理对军管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诉讼。

【路透社拉瓦尔品第五月十五日电】巴基斯坦报纸今天说布托总理提出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由他来领导国家这一点提得有魄力。

但是有一家报纸《新时代报》说，这个提议不够理想。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重新举行大选。

销路很广的《战斗报》说，布托先生的决定将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巴盟的大部分要求。

《巴基斯坦时报》说，如果巴盟认为人民不要布托的话，它就应该欣然接受举行公民投票的提议。巴盟作任何其他反应都只能暴露其要求的虚假。

那时候，我的知识很一般，没有看过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以及每个埃及人心中有一个深刻的概念：共产主义就是叛教和衰败，他们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价值标准，对宗教不感兴趣。我同每个乡下人一样，认为亵渎宗教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宗教，那他就放荡不羁。因此，我出于一个虔诚的乡下人的禀性，从一开始就拒绝那一套。

如果说，我们家墙上的阿塔图尔克的像曾激荡了我的思想，那另一张像则动摇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更坚信我的宗教和我的道德价值标准。

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手拿地图，注视着战争的进程。我浮想联翩，因为我自始至终经历了这场战争。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进犯苏联——这场战争的前奏、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最后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盟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打希特勒。丘吉尔宣称，他准备同魔鬼结盟。这个魔鬼就是斯大林。因为，那时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希特勒。

于是，在开罗幽暗的大街上，我经常看到美国罗斯福、俄国斯大林和英国丘吉尔这三巨头的许多像。比这些铺天盖地的像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颂扬斯大林、颂扬抵抗纳粹野兽的苏联人民的书籍。

最初，俄国人是野兽；当希特勒打他们时，就成了天使，赢得了极大的尊敬。那么，出了什么事？斯大林怎么成了一位传奇般的英雄？

我试图弄明白。我提出了问题。许多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都同我一样深思过。我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能使自己信服结论：只是因为他们正在与一个共同敌人进行战斗，即使只是出于利害关系。

印度《论坛报》社论 《争夺夺利的人民党》

路透社报道印度人民党内部出现尖锐分歧

【本刊讯】印度《论坛报》五月十四日发表题为《争夺夺利的人民党》的社论，摘要如下：

那些预言人民党内部在决定参加国民议会竞选的议员名单上将发生最严重的争吵的怀疑派毕竟是说对了。内部斗争，各个邦的党部里的你推我挤，勾心斗角，对于一个其领袖宣誓效忠于甘地的原则的组织来说是令人遗憾的反映。仅仅两个星期以前，他们才骄傲地宣布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是从他们疯狂地抢选票这种情况来看，这个党已经是一盘大杂烩了。体面和礼貌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流氓手段倒大行其道，主要干的是那些破门而入抢位子的人，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抓权。

印度孟买码头工人罢工

【路透社孟买五月十一日电】孟买大约三千五百名码头工人举行的无定期罢工严重地破坏了印度这个主要港口的装卸工作的进行。

不断传来不象话的行为的消息。在勒克瑙，一个从前的民主国大党的领导人被架走了。在斋浦尔，一个政界老人被多数派的彪形大汉撵了出去。许多在过去几个月来跳到人民党的宣传车上的无原则的政治家由于拼死拼活争夺职位，已经面目毕露。对他们来说，要当不上议员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看来他们已决心干下去。印度人民党领导人中间的专制倾向也造成了普遍的愤慨。

乱上加乱的是，出于明显的理由退出人民党高级指挥部的纳底尼·萨特帕底夫人建议成立一个新党。

【路透社新德里五月十四日电】在印度十个邦下月议会选举的席位分配问题上，执政的

人民党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分歧。争夺议席的主要是五月一日正式合并为人民党的五个政党。此外，还要争夺中央内阁的职务。

由于被击败的国大党中有大批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加入人民党，使

【本刊讯】印度《经济时报》五月十日发表一篇题为《国大党陷于混乱状态》的社论，摘要如下：

两天的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证实人们的总的印象：国大党今天陷于某种混乱状态，没有明确的方向感。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受了这个隐瞒和欺骗的手法之害。没有认真设法研究党的失败的原因——政治上、组织上和行政方面的原因。委员们甚至没有认识到桑贾伊核心的出现是病加重的一个表现。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情况传出来了。看来完全不肯讨论对重要人物公开提出的指责。从而扫清积垢的首要任务实际已经受挫折。激发许多中层和基层领导人采取比较诚实和建设性的态度的机会已经放过。

这并不是没有持异议的人。例如，帕伊是采取坚定的立场的，他恳求他的同事们正视实际情况，并且重建党的信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内切望挽救党免于完全分崩离析的人必须尽一切努力重建组织，恢复真正的党内民主，消除由于紧急状态而神圣化并且加强了的个人崇拜。

国大党如果想恢复地位，它必须清除渣滓，改组成为名副其实的党。

埃及《十月》周刊发表的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战争结束了。大家战胜了希特勒，也就是说俄国人、美国人和盟国胜利了。胜利的光照耀了世界各国首都，也照耀了开罗。随之，斯大林的像消失了！

那时，我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丘吉尔只是我的敌人！

诚然，丘吉尔作为一个为他的国家服务的英国公民，受到我的赞赏。他写了一些漂亮而深刻的回忆录。但是，我把它留给英国人，由他们去引以自豪并尽力赞扬吧。而他始终是我的敌人。我不相信他。我应当这样做。如果他把一个人说成是天使，那我则说：是个魔鬼！如果他说某人是魔鬼，我就说是一位从天而降的天使！

这种倔强和固执是同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二十三岁的青年的脾性完全吻合的。他思想上没有灵活性，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经验。我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

直到我们的革命爆发，我成了新闻和宣传的负责人。

在我们革命之后，我们面临着一种异常的处理。这种处境促使我们转向俄国人，接近他们，并同他们发生冲突。

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一直犹如浓云，一旦成为雨水降下，天空便清澈如洗，可是土地却被淹没了！

在革命成功两个月之后，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和大英帝国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发动这场革命的人一无所知。发动这场革命的人拒绝同英国大使馆接触。而我们同美国人却有联系，我们要求美国

人向英国人说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想同英国对话，因为，七十年来一直有八万五千名士兵占领我们的领土。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浩劫，欠下了血债。为此，我们起来革命，纠正这一历史。

英国人用禁运武器对我们进行惩罚。当时，英国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来源。我们还不甚了解美国。因为美国很晚才进入这个地区，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英法两大帝国日薄西山之后。以后美国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条约带（指杜勒斯于五十年代初在中东拼凑的“北层防御地带”——本刊注）。不过对美国的行事方式另有一种叫法：新殖民主义。即不用舰队和军队的殖民主义，而是一种依靠做买卖、特别是出售武器的经济殖民主义。

当美国试图向我们提供一些武器时，英国提出了抗议。这是美国不卖给我们武器的直接原因。因为，英国仍然认为我们是属于它的势力范围！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是：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向他们说明了埃及军队的奇怪状况，以及由于得不到从英国订购的武器而处的困境。美国人于一九五三年要求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美国去。但是，当这个代表团到达美国时，却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出来会见，尽管是他们促成并邀请我们去那里的。

以后，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又提出武器以及我们所需物资这一问题。当时对我们说：用不着购买武器，我们将免费向你们提供武器，如果……

“如果”这个词是我们脚下的一枚地雷。

如果你们在一项共同安全条约上签字，我们将向你们免费提供武器。美国人没想到我们对免费得到武器不感兴趣。我们打算付款买武器。如果我们得到武器又保持了自由，那这笔款项并不算大。

(二)

印度《经济时报》社论

《国大党陷于混乱状态》

尼克松在电视谈话中谈中美关系

说他预料除非断绝美蒋关系，否则美中不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记者：肯·弗里德)前总统尼克松说，在他为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所作的努力中，他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据守在台湾的国民党对手的任何保证。

尼克松对接受记者戴维·弗罗斯特说，“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的保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得到心照不宣的保证”。尼克松在今晚全国电视广播中向记者发表谈话。

尼克松和弗罗斯特花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讨论了这位前总统于一九七一年开始设法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

尼克松把对华的主动行动完全归功于自己。他说，虽然他不知道基辛格最初可能在什么时候考虑过这样的行动，但是“我确实知道我是在见到他以前就考虑采取这一行动了，因此从执政的头几天起我就大力推动这样做”。

这位前总统说，他预料，除非华盛顿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否则美中之间不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还说，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存在着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尼克松关于中国的谈话有很大一部分是谈到毛。尼克松说，虽然毛已经年迈，而且“他知道自己将要去”，但是“毛当时掌握着自己，

他掌握着中国”。

尼克松说，中国领导人在他访问中国时表示最关切的不是台湾，而是苏联。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说，“我认为，”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不会和解”。他说，毛说他曾对俄国领导人说过，“我们的争论将继续九千年”。

尼克松说，他同毛谈了和平可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毛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和平可能持续

许多代的前景表示了他的看法。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十三日电】尼克松昨晚使得美国人漫游了大国冲突的秘密世界。

这位前总统在同英国电视记者弗罗斯特的五次电视会见的第二次会见节目中，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把自己装扮为一位老前辈政治家。

——这位前总统追述了一九七三年苏联发出单方面干涉中东的威胁以及他宣布实行核戒备的做法如何制止了(苏联的)这种“不祥的”行动。

——他表示，美国和苏联达成了交换某些情报的谅解。

法新社报道美拟增加驻北京联络处人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目前不打算更换美驻台“大使”

【法新社台北五月十三日电】据今天在这里获悉，美国打算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它驻北京联络处的规模扩大到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一样大。

据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卡特政府已经要求众院拨款委员会批准一笔对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追加预算，计三十八

万美元。

这笔预算包括人员的开支二十六万八千美元，维持费两万美元，房屋扩建费一万美元。

加上了这一笔预算，联络处的人员就能从本财政年度的四十六名(外交官十九名，办事员八名，当地雇员十九名)增加到六十八名(外交官二十七名，办事员十二名，当地雇员二十九名)。

同一消息来源还透露，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人员来往从今年四月起突然多起来了。

在美国方面，预定去中国访问的各种组织在二十个以上。美国国务院已经因此而要求众院拨款委员会把预算从本财政年度的五十万零一千美元增加到六十万美元。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美国国务院五月十二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人是副发言人弗·布朗：

当记者们询问关于美联社五月十一日发表的一条有关美国将不更换驻台湾的伦纳德·昂格尔大使，以避免损害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消息时，这位发言人说，昂格尔大使驻台湾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目前并没有打算更换他”。

美国不准以色列把“幼狮”喷气机售给蒋帮

【法新社耶路撒冷五月十一日电】《耶路撒冷邮报》今天报道，美国已告诉以色列，它不允许把以色列的安装在“幼狮”喷气战斗机出售给台湾和菲律宾。

所有“幼狮”型飞机的出售都得经美国允准，因为美国提供了这种飞机的发动机。

美参议员戈德华特谈美蒋关系

蒋帮中央社报道美将给蒋帮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

【中央社华盛顿五月十一日电】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要求注意王云五以中华民国一个公民的身份写给卡特总统的一封公开信。

戈德华特参议员昨天在参院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在他最近访问中华民国期间，不少人曾一再地和他交谈，并问及卡特总统关于人权的立场。

戈德华特告诉他的参院同仁说：“中华民国众多公民所提出的若

干问题，已在王云五致卡特总统的这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中表达出来。”

戈德华特说：因之，美国人可以从王云五的这封信中，对于中华民国——美国的悠久忠实盟邦——对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的看法，获得更佳的了解。他说：“本人兹要求一致认可将王云五的这封信列入(国会)纪录。”

由于无人反对，这封信已列入一九七七年五月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五月十四日发表题为《卡特对北京之心已露》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英伦返回华盛顿的卡特，发表了一项十分明显的谈话：“希望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重要的阻碍是台湾。”

在发表上述谈话时，卡特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台湾问题解决得了，将迅速与北京进行关系正常化！”

卡特这节谈话，是他上任后面对北京政策最明显表示的一次，此语使人相信：在幕后，卡特正力图打通北京华盛顿之间的大门。

虽然，在上述谈话同时，卡特说了一句“不愿见到台湾人民受到损害和痛苦”，这句话其实充满了外交口吻，因为损害与痛苦是无标准的。

为何卡特不说不愿对台湾背弃呢？因为背弃的含义很明确，易区别。从卡特不引用这句而引用损害和痛苦，其中，就大有漏洞了，也可隐隐的窥见卡特对北京对台湾的未来与真正动机了。

卡特的真正动机已毫无保留的显示了：重心已不在于台湾，更不在于盟约，而在于与北京之间的一切，包括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双方利益。

更值得重视的是：卡特之形容台湾已采用到阻碍二字，已没有引用协防条约之句。对于卡特的对北京政策，我们最近已指出：企图走两面政策，也企图采用日本式的对华政策。

现在看来，卡特的政策已在蜕变，变为离台湾更远，距北京更近了。同时已显露了：在某一阶段，不惜除去台湾的阻碍。

我们已指出过：卡特已一步一步的走近了北京的诱惑圈套。这次卡特之言又进一步的证实了此点，美国一方面恐惧于共党，一方面又明知故犯的走入共党的圈套，这是卡特的无卓见，无基本政治策略，也是美国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上一天比一天失势及失色的最大毛病！

蒋经国最近的一次谈话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五月十三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中国国民党蒋主席日前在一次座谈会中，重申了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内政和外交的立场：绝不放弃对大陆的主权，亦绝不与匪伪政权作任何的接触和谈判。继续加强对美国等自由国家的友好关系，坚守民主阵容，亦绝不与以

苏俄为首的共产集团，有任何的接触来往。这一立场，绝对不会改变。

他勉励国人要先能自立自强，然后才能得人之助。如果只存依赖幸存的观念，等候他人的帮助，这种偏差的观念，实在非常危险。国际局势的变化，虽不是我们所能掌握，但自己的努力奋斗，却是最为重要。

国际安全协助法案。依据这项法案，美国将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资助中华民国于一九七八会计年度内，在美国进行军品采购之用。

这项法案，即将于近日内提报参院，其中还规定以五十万美元作为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供作军事训练用途。

同样的法案，业已经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并已提报众院。众院的法案，也同意以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中华民国在美军事采购的信用贷款，和以五十万美元供训练中华民国军事人员之用。

【本刊讯】香港《快报》三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台湾社会风气的恶化》，摘要如下：

最近，从报章上，从台湾来的人口中，惊悉台湾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使人担忧的转变。这可忧的情形，虽不致向今日香港看齐，但有几宗斗杀事件。若干青年破坏性的行动，据说还有一些“黑社会”的组织，则仿佛和香港方面同一类型。这类事件，似乎已不是偶然，可能很容易形成一个趋势，假如不及早遏止，则今日的香港社会，正是一面镜子。

如所周知，近年来香港社会风气之坏，到了极点，斗杀、抢掠、强奸等罪行，无日无之。青年道德崩溃，精神错乱，行为恶化，其祸患不知“伊于胡底”。试想，台湾能容许这种社会出现吗？能容许这种情形存在吗？

然则台湾社会何以有此恶变？是由香港不良影片所传染吗？是由香港逃到台湾去的问题人物直接间接影响所致吗？不管怎样，台湾有它内在的因素。例如台湾也有刀光剑影，拳打脚踢，鼓吹斗杀的影片，制造藐视法律秩序，崇拜武斗和暴力的过激心理，无形中成为青年行为的指导，并且台湾的大都市，有许多地方，极力模仿所谓文明都市——例如香港的某些“时髦”，这一切充满了刺激，充满了诱惑，使根器浅薄者抵受不住而思慕、追求、竞逐，其结果不是走向堕落，便是沦为疯狂，陷于迷惘，好好的社会动力，变成社会的毒害。这种情形的存在，无疑要把好的方面，大大地打了折扣。

我们提到社会动力，须知一个社会的进步，全赖有此动力，即如青年们变为“太保”、“阿飞”，则这种动力，也就变为斗杀与种种破坏的作用，对这个社会诸般有意义的建设，和一切积极性的希望，都将成为白费。

尼克松在电视谈话中谈中美关系

说他预料除非断绝美蒋关系，否则美中不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记者：肯·弗里德)前总统尼克松说，在他为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所作的努力中，他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关于不会进攻据守在台湾的国民党对手的任何保证。

尼克松对接受记者戴维·弗罗斯特说，“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的保证”，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也没有得到心照不宣的保证”。尼克松在今晚全国电视广播中向记者发表谈话。

尼克松和弗罗斯特花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讨论了这位前总统于一九七一年开始设法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

尼克松把对主动行动完全归功于自己。他说，虽然他不知道基辛格最初可能在什么时候考虑过这样的行动，但是“我确实知道我是在见到他以前就考虑采取这一行动了，因此从执政的头几天起我就大力推动这样做”。

这位前总统说，他预料，除非华盛顿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否则美中之间不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尼克松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还说，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存在着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尼克松关于中国的谈话有很大一部分是谈到毛。尼克松说，虽然毛已经年迈，而且“他知道他将要去世”，但是“毛当时掌握着自己，

他掌握着中国”。

尼克松说，中国领导人在他访问中国时表示最关切的不是台湾，而是苏联。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说，“我认为，”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不会和解”。他说，毛说他曾对俄国领导人说过，“我们的争论将继续九千年”。

尼克松说，他同毛谈了和平可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毛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和平可能持续

许多代的前景表示了他的看法。

【路透社华盛顿五月十三日电】尼克松昨晚使得美国人漫游了大国冲突的秘密世界。

这位前总统在同英国电视记者弗罗斯特的五次电视会见的第二次会见节目中，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把自己装扮为一位老前辈政治家。

——这位前总统追述了一九七三年苏联发出单方面干涉中东的威胁以及他宣布实行核戒备的做法如何制止了(苏联的)这种“不祥的”行动。

——他表示，美国和苏联达成了交换某些情报的谅解。

法新社报道美拟增加驻北京联络处人员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目前不打算更换美驻台“大使”

【法新社台北五月十三日电】据今天在这里获悉，美国打算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它驻北京联络处的规模扩大到同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一样大。

据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卡特政府已经要求众院拨款委员会批准一笔对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追加预算，计三十八

万美元。

这笔预算包括人员的开支二十六万八千美元，维持费两万美元，房屋扩建费一万美元。

加上了这一笔预算，联络处的人员就能从本财政年度的四十六名(外交官十九名，办事员八名，当地雇员十九名)增加到六十八名(外交官二十七名，办事员十二名，当地雇员二十九名)。

同一消息来源还透露，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人员来往从今年四月起突然多起来了。

在美国方面，预定去中国访问的各种组织在二十个以上。美国国务院已经因此而要求众院拨款委员会把预算从本财政年度的五十万零一千美元增加到六十万美元。

【美新处华盛顿五月十二日电】美国国务院五月十二日消息：

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人是副发言人弗·布朗：

当记者们询问关于美联社五月十一日发表的一条有关美国将不更换驻台湾的伦纳德·昂格尔大使，以避免损害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消息时，这位发言人说，昂格尔大使驻台湾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目前并没有打算更换他”。

美国不准以色列把“幼狮”喷气机售给蒋帮

【法新社耶路撒冷五月十一日电】《耶路撒冷邮报》今天报道，美国已告诉以色列，它不允许把以色列的安装在“幼狮”喷气战斗机出售给台湾和菲律宾。

所有“幼狮”型飞机的出售都得经美国允准，因为美国提供了这种飞机的发动机。

美参议员戈德华特谈美蒋关系

蒋帮中央社报道美将给蒋帮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

【中央社华盛顿五月十一日电】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要求注意王云五以中华民国一个公民的身份写给卡特总统的一封公开信。

戈德华特参议员昨天在参院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在他最近访问中华民国期间，不少人曾一而再地和他交谈，并问及卡特总统关于人权的立场。

戈德华特告诉他的参院同仁说：“中华民国众多公民所提出的若

干问题，已在王云五致卡特总统的这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中表达出来。”

戈德华特说：因之，美国人可以从王云五的这封信中，对于中华民国——美国的悠久忠实盟邦——对美国政府的声明和行动的看法，获得更佳的了解。他说：“本人兹要求一致认可将王云五的这封信列入(国会)纪录。”

由于无人反对，这封信已列入一九七七年五月

【本刊讯】香港《天天日报》五月十四日发表题为《卡特对北京之心已露》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英伦返回华盛顿的卡特，发表了一项十分明显的谈话：“希望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重要的阻碍是台湾。”

在发表上述谈话时，卡特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台湾问题解决得了，将迅速与北京进行关系正常化！”

卡特这节谈话，是他上任后面对北京政策最明显表示的一次，此语使人相信：在幕后，卡特正力图打通北京华盛顿之间的大门。

虽然，在上述谈话同时，卡特说了一句“不愿见到台湾人民受到损害和痛苦”，这句话其实充满了外交口吻，因为损害与痛苦是无标准的。

为何卡特不说不愿对台湾背弃呢？因为背弃的含义很明确，易区别。从卡特不引用这句而引用损害和痛苦，其中，就大有漏洞了，也可隐隐的窥见卡特对北京对台湾的未来与真正动机了。

卡特的真正动机已毫无保留的显示了：重心已不在于台湾，更不在于盟约，而在于与北京之间的一切，包括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双方利益。

更值得重视的是：卡特之形容台湾已采用到阻碍二字，已没有引用协防条约之句。对于卡特的对北京政策，我们最近已指出：企图走两面政策，也企图采用日本式的对华政策。

现在看来，卡特的政策已在蜕变，变为离台湾更远，距北京更近了。同时已显露了：在某一阶段，不惜除去台湾的阻碍。

我们已指出过：卡特已一步一步的走近了北京的诱惑圈套。这次卡特之言又进一步的证实了此点，美国一方面恐惧于共党，一方面又明知故犯的走入共党的圈套，这是卡特的无卓见，无基本政治策略，也是美国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上一天比一天失势及失色的最大毛病！

蒋经国最近的一次谈话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五月十三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中国国民党蒋主席日前在一次座谈会中，重申了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内政和外交的立场：绝不放弃对大陆的主权，亦绝不与匪伪政权作任何的接触和谈判。继续加强对美国等自由国家的友好关系，坚守民主阵容，亦绝不与以

苏俄为首的共产集团，有任何的接触来往。这一立场，绝对不会改变。

他勉励国人要先能自立自强，然后才能得人之助。如果只存依赖幸存的观念，等候他人的帮助，这种偏差的观念，实在非常危险。国际局势的变化，虽不是我们所能掌握，但自己的努力奋斗，却是最为重要。

国际安全协助法案。依据这项法案，美国将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资助中华民国于一九七八会计年度内，在美国进行军品采购之用。

这项法案，即将于近日内提报参院，其中还规定以五十万美元作为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供作军事训练用途。

同样的法案，业已经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并已提报众院。众院的法案，也同意以二千五百万美元，作为中华民国在美军事采购的信用贷款，和以五十万美元供训练中华民国军事人员之用。

香港《快报》论

《台湾社会风气的恶化》

【本刊讯】香港《快报》三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台湾社会风气的恶化》，摘要如下：

最近，从报章上，从台湾来的人口中，惊悉台湾社会风气有了一个使人担忧的转变。这可忧的情形，虽不致向今日香港看齐，但有几宗斗杀事件。若干青年破坏性的行动，据说还有一些“黑社会”的组织，则仿佛和香港方面同一类型。这类事件，似乎已不是偶然，可能很容易形成一个趋势，假如不及早遏止，则今日的香港社会，正是一面镜子。

如所周知，近年来香港社会风气之坏，到了极点，斗杀、抢掠、强奸等罪行，无日无之。青年道德崩溃，精神错乱，行为恶化，其祸患不知“伊于胡底”。试想，台湾能容许这种社会出现吗？能容许这种情形存在吗？

然则台湾社会何以有此恶变？是由香港不良影片所传染吗？是由香港逃到台湾去的问题人物直接间接影响所致吗？不管怎样，台湾有它内在的因素。例如台湾也有刀光剑影，拳打脚踢，鼓吹斗杀的影片，制造藐视法律秩序，崇拜武斗和暴力的过激心理，无形中成为青年行为的指导，并且台湾的大都市，有许多地方，极力模仿所谓文明都市——例如香港的某些“时髦”，这一切充满了刺激，充满了诱惑，使根器浅薄者抵受不住而思慕、追求、竞逐，其结果不是走向堕落，便是沦为疯狂，陷于迷惘，好好的社会动力，变成社会的毒害。这种情形的存在，无疑要把好的方面，大大地打了折扣。

我们提到社会动力，须知一个社会的进步，全赖有此动力，即如青年们变为“太保”、“阿飞”，则这种动力，也就变为斗杀与种种破坏的作用，对这个社会诸般有意义的建设，和一切积极性的希望，都将成为白费。